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结晶

孙守朋, 李云峰

(大连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辽宁 大连 116605)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奠基之作。该书深入解析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理、史观和实践价值,回答了相关基本概念,廓清了理论渊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学理支撑。书中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展现了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总结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理念,为推进民族团结提供了行动指南。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理论;实践;结晶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SUN Shoupeng, LI Yunfeng

(Institute of Chinese Ethnic Community, Dalian Minzu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05, China)

Abstra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s on ethnic work, and is the founding work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tudies". The book analyzes in depth the theories, historical concepts and practical values of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swers the relevant basic concepts,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Guided by a correct histor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book clearly explain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ow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pluralism and un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concepts of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providing a guide to action for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Key words: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oretical props; theory; practice; crystallizat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新征程上的时代要求和内在要义。目前就国内环境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2],进而形成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外部环境看,中国在进行民族学问题研究过程中,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对其产生潜在影响,使得研究者头脑桎梏,因此如何“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2]必然要提上日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以下简称《概论》)便在此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若干关于民族工作的重大论断,贯穿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基本概念。如何理解这些基本概念并对其内在联系形成清晰的认知有待研究,《概论》开篇就对这些概念给予了明确解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3]。如何使各族人民对“四个共同”建立起清晰的脉络。形成切实的感悟有待深入研究。《概论》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指引,“以史带论,史论结合,论以史叙”,分阶段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壮大、鼎盛的全部历程。再者,新时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在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下,如何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待系统研究。《概论》总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阶段性成就,分析了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刻解读了新时代推进民族工作的实践理念。学界以“三个是”客观地评论《概论》“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统编教材”“是一本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属性的公共课教材”“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4]。本文力图阐明《概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学理、史观和实践价值。

一、《概论》夯实了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理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历次工作会议和调研工作中反复强调要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对若干基本概念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渊源需要进一步把握和理解。就此,《概论》开篇第一讲就向广大读者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基本概念,廓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的理论渊源。

1.《概论》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基本概念

《概论》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52]中华民族并非只是一个概念,而是自古以来就切实存在的民族实体,其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的历程。

“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52]《概论》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自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阐发“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和基本构成的动态发展历程。其指出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从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在抗日战争全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进程中,不同阶级广泛认同“中华民族”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之初就在不断地探索和阐明

“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旨在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内涵。《概论》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多元一体、独立自主、捍卫统一、内聚力强的民族实体”^[53]“中华民族绝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浸润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传统、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54]

“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基本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学界在研究中华民族发展进程时就有所提及,在2014年5月28日第二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上首次表述,而后在历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不断完整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别于西方所描述的“共同体”,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全新理念,整体顺应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和内在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概论》从其本质属性和构成要素上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一定条件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它不单单代表当今中国的56个民族,也包括中国历史各个阶段所存在过的族群。而且“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并非56个民族简单的有机相加,而是在国家层面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它与各民族呈现出“多元和一体”的关系,“一体包含多元并对多元具有统摄性,多元有机地组成一体并支撑一体”^[54]。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5]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2]2022年7月12日至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新疆时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7]2023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2]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何在历次会议中反复强调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概论》给予了科学回答。《概论》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

中的反映,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55]这一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主义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55]。所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使各民族牢固树立了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又使各民族增强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创了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

2.《概论》廓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8]的“两个结合”理论思想。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架构体系进程中《概论》严格遵照“两个结合”,系统地廓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同体思想。《概论》以《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为依据,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就是“民族融合”,既是民族生命力的体现,又是社会主义目的所在^[510]。而如何推进民族融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此形成了三个规律性认识,即“必要政治统一”“必要人心相通”“必须建设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多民族国家的存在其实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常态,但执行联邦制或分权制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多民族国家必须统一集权。所以,“在当今世界,有效解决民族问题、建设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面临的重大任务”^[510]。而所谓“人心相通”体现出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主张要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推进民族融合,增进文化融合和共同教育,而非在文化和教育上呈现相对隔阂的状态。建设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之一,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共同体是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虚假共同体”,《概论》阐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共同体是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社会机体,是荣辱与共、福祸相依的和谐图景,是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的共同家园^{[5]1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不断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概论》深刻总结道:“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交汇,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论述的中国实践”^{[5]11}。

其次,中国的大一统历史传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9]而大一统理论为何会对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概论》给出了答案。《概论》阐明了大一统理论“夯实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与文化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5]12-13}。自先秦时期,在华夏大地“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已初见萌芽。到了秦朝,统治者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步为中华民族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提供了切实保障,为后续所延续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奠定了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而后,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新的政策并建立新的管理机构,如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元朝时期的“行省制度”,明朝所设的“三司”、清朝所设的“军机处”“理藩院”等。这些新政策的推行和管理机构的设立都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夯实国家统一基础,推动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进而形成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政治基石^[10]。

再者,自西汉时期起,不同朝代统治者都在其统治区域推行儒家思想文化,并将其确立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了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逐步生成家国同构的共同体理念,为夯实和发展“大一统”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概论》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坚持的大一统历史传统同西方民族国家所秉持的理论逻辑是存在差异的。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讲究的是“合”的逻辑,而西方文明是“分”

的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靠商贸和文化怀柔人,靠朝贡体系互惠互利,推崇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西方民族国家则靠军事征服和帝国殖民”^{[5]13}。由此直观地展现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为何可以延绵数千年而不断裂,并且在新的历史阶段愈发呈现繁荣之势,其底层逻辑即中华民族所保有的“大一统”历史传统。

二、《概论》树立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史观

新时代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念。现如今以“四个共同”为核心的历史观已然成为学界共同承认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以“四个共同”为主导,通过对《概论》的进一步系统梳理,可将中华民族历史观进一步概述为三方面,即中华民族整体史观、中华民族发展史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史观。

1.《概论》阐明了中华民族整体史观

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自古以来,实现中央和地方、中原和边疆的有机统一,进而建立起一个巩固且完整的政治共同体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理念。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政治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就是各个朝代都共同秉持的“大一统”理念。朝代更替,新的统治者继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宣示“正统性”,将自己视为“天子”,彰显君权神授。中国历史朝代更替,但统一是主基调,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分裂时期,归根结底还是不同区域政权为了实现统一天下而彼此争斗,而非将自己独立出中国而建立起其他政权。同时,在大一统制度下政治共同体建设也探索性地推行多元管理制度。如汉朝的“属国”“都护府”制度,唐朝的“羁縻府制”,元朝的“土官”制度,以及清朝的“军府制”“盟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通过中央集权下的多元管理体制,进一步使得“中华民族在周期性政治大一统中获得了层层递进的向心力”^{[5]26}。

其次,中华民族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众所周知,中国因其错综复杂的地理形态而形成了一个集海洋文明、农耕文明、草原文明于一体的超大文明体。同时,依据不同区域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内部又逐步分化出了黄河旱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等形态。因不同地区的生产方式各异,进而使

得各民族间具有极强的经济互补性,形成了以河西、藏彝、南岭、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5]26}。游牧民族在这些衔接地带交换自己在生活中所需要的茶叶、盐巴、粮食、布匹等,农耕民族在这些区域交换农耕所需的马匹、耕牛、皮革等畜牧产品。这些道路将各个区域交错相连,进而将各个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

再者,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中强调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11]同时,“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10],彰显了中华文明卓越的包容性。而中华文明如何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纽带,《概论》给出这样的答案,即“汉字”。自“秦朝”施行“书同文”开始,汉字便开始时代延续。虽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存在言语上的差异,但书面的意涵是稳定的。“正是由于汉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声息,维系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局面;正是由于汉字的通用功能,中国古代的郡县文官制度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稳定保障。”^{[5]27}再者,各宗教间的会通融合也明显地映射着中华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如《概论》中所列举的在南北朝政权沿江对立时期,儒释道三家则形成“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而后从匈奴、鲜卑、羯、氐、羌到西域的高昌回鹘,从吐蕃、南诏到契丹、女真、党项诸族,都受到儒释道的浸润和影响。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为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而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发展又为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2.《概论》阐明了中华民族发展史观

“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虽然产生于近代,但这一民族实体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27日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曾提及:“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

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6]《概论》以十三讲的内容极为详尽地叙述了从史前到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自新石器时期开始,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形成的文化互动圈就呈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其遍及当今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区并互动频繁。夏商周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步孕育,各族群开始实现跨区域杂居生活和跨族群族际通婚,多民族的逐步融合悄然发生。秦汉时期,大一统制度正式确立,逐步实现“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政治统一治理模式。这一过程便不是简单地“以一化多”,而是集区域和族群的多元特征于“一体”,再以“一体”去融汇“多元”,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5]104}。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战争频繁,但族群的流动规模是无与伦比的。“五胡”大量汇聚中原,实现了边缘地区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极速融合,这一过程并非某一民族对于另一民族的同化,而是双向的涵化和多方的互化。所以说,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到了隋唐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地理版图大幅度外延,囊括了若干边疆地区,进而更大范围地提升了周边族群对于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在思想上进一步强调“华夷一体”及“胡汉无差”的理念。在这一时期,各民族频繁地交往交流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和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就此,中华进入空前的繁盛时期。辽宋夏金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多政权并立的历史时期,而这一时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聚力。这一时期的不同政权间虽多有冲突,但是各政权都将自身视为“正统”,越斗争,各政权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制度便愈发趋同^{[5]183}。各政权以“宋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以“榷场”为依托市场,打破区域壁垒,推进区域经济制度互融,使各民族共享经济之利。同时,辽宋夏金时期,以儒家思想为精神纽带,儒释道融合发展,中原及周边民族地区的文化相互影射,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到了元朝,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结束,在历史版图上达到了中国历代绝无仅有的覆盖面积,实现了自秦、

隋两朝后的,第三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明朝时期,中央政权承续并巩固了元的大一统格局,以怀柔的措施、因俗而治的理念,促进多民族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进而使得多元一体格局逐步完善,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越发明显,多元文化互相浸润。在清朝,随着平三藩、收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改土归流等若干措施的实施,中国现代疆域版图基本奠定,境内的各区域、族群及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政治上秉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理念;经济上完善驿站体系,实现商品经济的跨区域多元互动;文化上多民族语言协调共存,精神文化高度发展;社会上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5]278-279},就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本定型。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难,但因为中华民族长期保有的大一统传统,使得各民族并没有分崩离析。仁人志士纷纷奔走呐喊,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逐步实现由自在向自觉的全面转变。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先进政党带领各族群众的自觉奋斗史。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全民族抗战,实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这短短60年,在党的带领下各族儿女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和转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高效协调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在华夏大地上将形成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同富裕、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嵌共融、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5]338}。

3.《概论》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12]150}。《概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何为“元”,何为“体”,为何“多元”可聚为“一体”进行了系统阐述。首先,多元一体之“元”,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5]30}。多民族共生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的国情,这些民族因其来源不同、所处区域不同、生产生活水平不同,进而其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也呈现出多元的特点。但多元之“元”并非独立存在互不干涉的,而是持续变动互构的。在历史进程中,北方诸非汉民族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耕地区,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13]31}。同样,在不同朝代也存在大量中原人民迁移至边区,这既包括统治者为稳固边疆,将中原百姓及士兵派遣至边区屯垦戍边的官方招垦,也包括因天灾人祸流亡至边外的自发移民。所以说,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不单单存在其他民族融入汉族,汉族也为其他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每个民族都杂糅了多个民族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再者,多元一体之“体”,既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5]30},又反映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但多元一体中的“一体”并非同质化的一体,不是某一民族对另一民族的同化,而是各民族在共享互利的秩序中形成协调和合的状态,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形成更为亲近的关系。“多元之所以能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5]30}。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兼容并包的特点,这使得各民族文化既蕴含着自身独特的特色,又在文化长河中汇集入海,形成延续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再者,中国各民族由湿润的中国东南部、干旱的中国西北部和南北水田农耕、旱地农耕以及游牧、狩猎三个发展带组成共生互补的地理与经济单元,形成了“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相互离不开”的整体状况^{[12]266}。同时,在历史发展中,从莎车王父子忠诚护卫西域、奢香夫人巩固边防、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部东归、锡伯族万里赴边,到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共御外侮、共赴国难;从新中国成立后,八千湘女上天山、三千孤儿入内蒙,到新时代各族儿女众志成城,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彰显了各族儿女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

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53]。

近些年来,西方学界所捏造的“新清史观”“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等错误史学观点苗头正盛。这些观点都主观地将其所谓的“中国”界定为汉族所居住的地方,认为除了汉族外的非汉群体所居住之处并非中国。并且,这些史学观点都过分强调“胡汉二元”对立、“满蒙非中国论”“长城以外非中国论”等错误论点。其根本意图就是打着学术的幌子,割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而引发国内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误解。《概论》指出:“那些错误史观是对五千年文明史没有基本常识,是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客观了解,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正确认知。”^[53]进而其以极为生动的历史故事和最新的考古发现为基石,向读者清晰地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政权不论由哪个民族建立,其都主动认同大一统;不同民族间发生何种冲突,只是为了争夺统一的主导权,而非将自己从中国独立出去;中国历代正统王朝都是对“天下”秩序的正常维系,而非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53]。

三、《概论》深刻解读了新时代推进民族工作的实践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面貌焕然一新。但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从外部看,国际上霸权主义横行,频繁以民族话题为依托点,肆意抹黑中国形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以民族问题导致中国社会动荡。再者,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互联网为导线,对中国民族地区民众意识形态进行潜移默化的浸润,形成了“网络媒介搭台,反动势力唱戏”的危险态势。从内部看,因党和国家长期在民族地区施行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少部分民族群众歪曲了原有的政治意图,滋生了狭义民族主义,进而过于强调“差异性”而消解和淡化了“共同性”,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那么,如何防范和化解民族领域的重大风险隐患,实现民族关系的团结和谐,有效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建设更为成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给予了系统总结。

首先,在新时代推进党的民族工作中要坚持

“十二个必须”。《概论》以五个维度对“十二个必须”进行了科学阐述。从战略方位来看,“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揭示了新时代观察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目标原则看,“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揭示了新时代推进民族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揭示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揭示了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关键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揭示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从基本思路看,“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揭示了党中央对民族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揭示了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揭示了“文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从民族关系看,“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揭示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揭示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途径。从制度建设看,“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揭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差异化区域支持政策与制度安排调动了各族共同奋斗的积极性突出作用;“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揭示了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要求和基本方式^[56]。

“十二个必须”覆盖了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是新时代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为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行动指南。

其次,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持续强调“四个共同”及“四个与共”的理念。“四个共同”是形成“四个与共”的历史根基,“四个与共”是“四个共同”的情感表达。若“没有各民族几千年来在‘四个共同’伟大实践中碰撞折冲融合,没有‘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塑造和强化,‘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不可能出现”^[58]。“四个共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正确的历史思维定式。“四个与共”在国家层面上是共同体记忆和日常生活中的具身性记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稳定的心理保障,为高质量推动民族大团结提供了无穷动力^[14]。

再者,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和理解“四对关系”,即“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首先,在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共同性的主导作用,其是方向、前提和根本。差异性固然存在,对其进行保护和尊重也是必要的,但不可特意强调和固化民族差异性,形成狭义的民族主义,阻碍民族融合持续发展。其次,应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这两种意识并行不悖,但并非并列关系。

“各民族要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各民族意识要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59]。同时,在处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上要明确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层出不穷,随着时间的长河逐步汇集于中华文化之中,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的文化如同生长的大树,中华文化是干,各民族文化是枝,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最后,就是如何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在新时代推进民族工作中物质和精神二者都要抓,两者都要硬,那么如何使得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清晰且直观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具有极强的思想教育和学术研讨价值,其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建设开启了新征程,提供了新理念,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结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1).

[3]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出版发行[N].人民日报,2024-03-01(2).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4.

[6]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7] 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N].人民日报,2022-07-16(1).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14):4-14.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9.

[10] 郑任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解读和当代启示[J].人民论坛,2023(14):25-29.

[1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14] 纳日碧力戈.以“四个共同”“四个与共”为出发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EB/OL].(2022-06-13)[2023-08-03].https://www.cssn.cn/mzx/xksy_llzc/202208/t20220803_5447698.shtml.

(责任编辑 王莉)